

青未了·连载

回顾共和国风雨岁月 再现毛泽东青年人生

8 谁坚持设国家主席,谁就去当,反正我不当



《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》

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:顾保孜 撰文 杜修贤 摄影

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,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,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、发展与结局,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。

华北组的简报一出,整个会议声调大变,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。各组都谈到要“揪出”反对毛主席的坏人。

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。陈伯达充当前锋,挑起争论,矛头直指江青、张春桥等人。

既然林彪已经将两个集团的斗争公开化了,江青、张春桥等人岂能坐以待毙!

“主席,不得了哇!他们要揪人。”江青带着张春桥、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了大会的情况。

会上出现这种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“揪人”行动,令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。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“军事俱乐部”是纯系子虚乌有的臆造;那么,林彪集团却是把虎视眈眈,随时可以出鞘的锐剑。

毛泽东不能不提防!

当天下午,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。他开始部署反击了。

毛、林、周、陈、康五常委又重新聚集在一起。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,预示着会议的风向马上就会转变。

毛泽东的目光直射陈伯达,十分严厉地说:“你们继续这样,我就下山,让你们闹。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。谁坚持设,谁就去当,反正我不当!”

毛泽东的话,让陈伯达失魂落魄,使林彪无比难堪。大概是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,毛泽东对他说:“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,谁坚持设,谁去当!”

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。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,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。

毛泽东的一席话,使庐山的“吹捧”气温骤降。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,这回他们输了,而且是彻底地输了。

叶群、吴法宪等人见势不妙,匆忙撤回,销毁自己的言论。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发言讲,听说庐山上风云突变,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,才上山参会。

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,要他们作检讨。吴法宪报告了林彪。

林彪说:“你没有错,不要作检讨。”随后,叶群、黄永胜召集吴、李、邱统一口径,攻守同盟。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。黄、吴、李、邱只讲自己,互不涉及。

8月31日,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,心里已大体明白了。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“天才”的语录上,写下一大段批示:

“这个材料(指《恩格斯、列宁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》——引者注)是陈伯达同志搞的,欺骗了不少同志。第一,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。第二,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,而《路易·波拿巴特政变记》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。第三,找了列宁的有五条。其中第五条说,要有经过考验、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,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,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。别人且不论,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,够条件的不很多。例如,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,共事三十多年,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,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……这一次,我可配合得很好了,采取突然袭击,煽风点火,唯恐天下不乱,大有炸平庐山,停止地球转动之势。我这些话,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(是什么心我不知道,大概是良心吧,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。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,庐山能否炸平,地球是否停转,我看大概不会吧。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:‘杞国无事忧天倾’。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。最后关于我的话,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。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,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。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,我们两人一致认为,这个问题历史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,即通常所说的,是英雄创造历史,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,人的知识(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)是先天的,还是后天才有的,是唯心论的先验论,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,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,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。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,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问题,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,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竣。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,团结起来,争取更大的胜利,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,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。”

击,煽风点火,唯恐天下不乱,大有炸平庐山,停止地球转动之势。我这些话,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(是什么心我不知道,大概是良心吧,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。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,庐山能否炸平,地球是否停转,我看大概不会吧。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:‘杞国无事忧天倾’。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。最后关于我的话,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。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,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。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,我们两人一致认为,这个问题历史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,即通常所说的,是英雄创造历史,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,人的知识(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)是先天的,还是后天才有的,是唯心论的先验论,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,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,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。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,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问题,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,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竣。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,团结起来,争取更大的胜利,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,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。”

23 很久没有见过这样健康的女人了

23 冯小刚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原著小说



《余震》

出版社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:张翎

作为冯小刚新片《唐山大地震》的原著小说——《余震》与电影同期上市,为更好地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更为好的一种可能。小说《余震》被业内认为是“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”,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内各种小说奖。

画家戴着一顶宽檐草帽,他看不清他的脸,只看见他蓝色的T恤衫上印着一串与一个著名体操运动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也是一个中国人呢。杨阳想。

子鼠。丑牛。寅虎。卯兔。辰龙。巳蛇。午马。未羊。申猴。酉鸡。戌狗。亥猪。

杨阳把那张画着十二生肖彩色图像的大纸铺在路边,又在四个边角压上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和雕刻刀具。这全套的行头都是他从国内带来的,当然,在他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叠好放进行李箱的时候,他并没有想到它们会成为他在多伦多陪读生涯里的谋生工具。

他会给他的摊前停下名字的每个人起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。比如一个叫玛丽·史密斯的英裔女人,经过他的嘴就变成了一个叫威廉·伯恩斯的苏格兰男人,在和他聊上五分钟之后,就变成了一个叫傅伟来的中国男人。他替人起了中文名字,再替人刻一枚小小的印章。完了顺便问一声人家的生日,然后就指出人家的生肖图像,再解释给人听那生肖所属的性格相。若讲得那人有了兴趣,说不定就可以从他手里买走一个生肖雕像。这样全套的工

些伎俩实实在在地换过钱。第一次,熬过第一次就好了。杨阳这样安慰着自己。

杨阳慢慢抬起头来,先看见了两条穿着蓝制服裤子的粗腿,后来他才发现是一个高马大的警察。警察对他和蔼地笑了笑,咿哩吗噜地说了一串话。复旦教室里规规矩矩地学来的英文,却在鱼龙混杂的多伦多街头遭受了最残酷的考验——他居然没有听懂一个字。他满脸通红地摆着手,一次又一次地说对不起啊,对不起。警察放慢了速度,又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。这次他听懂了一个词,一个关键的词:营业执照。

他傻了,他用两只手啾啾啦啦地搓着裤腿,舌头在嘴里无谓地蠕动着,却说不出话来。这时旁边的那个画家站起来,对警察说了一串话。画家的英文远没有警察的流利,可是杨阳却听懂了每一个字。画家用手一指,我们用的是一张执照,我画画,他帮我刻印章,用在我的画上的。警察展开一个灿烂的笑容,

说好美丽的画,好美丽的印章,就走了。

杨阳这才看清,宽檐草帽之下的那张脸,是一张女人的脸。女人有一张宽阔的大脸,皮肤黝黑,两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雀斑,脸上的每一个毛孔,似乎都在嘶嘶地喷涌着阳光。

很久,没有见过,这样健康的女人了。杨阳心想。

“谢谢你,真的。”杨阳说了,又觉得这话被太多的人在太多的场合里使用过,难免有些轻贱了,一时却又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,只好望着女人呵呵地傻笑。

“没什么,大家都是讨一口饭吃。”女人说。

女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,却叫杨阳的心沉了一沉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幅国画,是画乞丐的,上面的题词是:谁不吃饭?谁不讨饭?只不过弄几个花样翻翻。那时他虽然还很小,却也一下子被谋生的沉重所震撼。只是没有想到,许多年后,千里万里漂洋过海地来到加拿大,他竟会沦落到街上卖艺的地步,和那画中乞丐,也就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了。

26 城乡结合的小夫妻面临的问题



《孩奴:新妈上岗记》

出版社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:林琳

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,还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,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《孩奴》中,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天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……

“喂!”汪露露还没等继续说下去,只听电话一端传来汪明才的叫声:“快回来,霖霖哭了,我们怎么哄都不行。”

汪露露举着电话呆住了,她特恨自己的乌鸦嘴。在出租车上说什么不好,非说孩子哭,怎么样?不幸言中了?票,票可以怎么办啊?电影看不成了,要往家赶了。

汪露露和吕森几乎是立着耳朵打开房门的,两人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等待着霖霖的哭声,哪知听到的却是孩子“嘎嘎”的笑声。汪明才正趴在床上拿着摇铃逗孩子,霖霖同样也趴在床上,他咧个大嘴根本就不在意妈妈爸爸是否回来了。

葛承艳见小两口急匆匆地赶回来了,马上不好意思地用围裙擦手,“刚刚还哭呢,现在又好笑了。早知道这样就不让你爸给你们打电话了,看把你俩急的,满头都是汗。”

直到葛承艳提醒的时候,汪露露和吕森才发现原来两个人的头上都渗出了汗水。这么折腾来

折腾去的,没流泪不错了。汪露露这个懊恼,电影没看成不说,还倒搭了二十多元的打车费。计划泡汤了,她生气,就算霖霖不哭她都想哭了。好不容易可以出去潇洒一下,现在潇洒了,就剩傻了。怎么办?何去何从啊?

就这样,汪露露再次从家里冲了出来。显然,这次没有上次兴奋。

两人大包小裹地从商场里出来的时候,外面的天已经黑了。刺骨的寒风吹得汪露露直打哆嗦,她紧紧地抱住吕森的胳膊用力地贴了上去。

华灯初上,S城的夜色在春节到来之际显得格外艳丽。路上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。汪露露叹着城市的繁华,感叹着自己一年多来在被封闭的日子里错过的美好时光。

新年的脚步慢慢临近,汪露露和吕森开始筹划着如何过年,在哪儿过年。

从结婚那天起,似乎每到这个时候小两口都要争论一番,搞

不好还要打上一架。社会虽然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如何过年作为讨论的焦点,可他们哪知道,除了独生子女以外,城乡结合的小夫妻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。

以往汪露露都是大年三十陪着吕森回家,过初二的时候再回来。中国的习俗就是这样,初二回门。吕森不满意,毕竟只在家里住三天,还没在家住够就得赶回来,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汪露露也不高兴,三十年前一直是和父母过节,现在改成陪着公公婆婆过,心里也不舒服。最要命的是,在汪露露看来,自己明明是个城里的孩子,怎么就跑到农村了?真是小姐身子丫贱命。

各地有不同的风俗,婆婆家里年三十下午两点吃饭,饺子早早做好,要是想吃自己去煮。可汪露露家里是下午三点吃饭,晚上十二点还要吃顿饺子,这顿饺子当然是葛承艳做好并且端上来的。因此,住在婆婆家就会造成汪露露要挨顿饿,原因很简单,不会烧火做饭怎么会点农村的炉灶。饿也就罢了,更可怕的是夜

里炕,整个人像平底锅里烙饼也就罢了,露在外面的脑袋却冰凉。出被窝吧,冷;不出被窝吧,烫。真是难为人。

第一次住汪露露还觉得新鲜,可住上一两次以后,问题就一个接着一个地蹦了出来。住炕的问题是次要的,厕所的问题才是主要的。

夏天好办,大不了被蚊虫叮咬几口,实在不行就喷得香香的往外冲。可到了冬天就难了,白天蹲在户外厕所,哪怕是放个屁都会看到后面冒出白色的雾状气体,要是再尿上一泡,简直就好比身处水深火热之中。到了夜里,总不能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然后再套上棉袄去外面,只好在早已准备好的马桶里排泄。习惯了坐便的汪露露哪受过这种罪,蹲蹲下,站站不了,骑马蹲裆式架在那里,黑灯瞎火地往桶子里尿。婆婆家也是,明知道是夜里要用的东西,倒是换个无声的啊,结果是个铁桶。水花击落在桶底发出“哗哗,咣咣”声,即使得到了房门在外面都可以听得到。汪露露好面子,每次都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才让吕森推醒,才会让他扶着自己在屋里排泄。

80后新妈上岗 做孩奴也可以快乐幸福

个股简报 仅供参考 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